

鮎
埼
亭
集

二

蘇子知
解學
PDG

鮎埼亭集卷第二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賦

皇輿圖賦

有序

成周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廣輪之數
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會土宜之法
而大司寇之屬職方掌天下之圖辨四夷八蠻之人九
州之國使同其貫大宗伯之屬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
地所封之域大司馬之屬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
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大宰之屬司書又以地圖得知

山川之數經野之學見於官禮者如此其多然猶未溯其原也在昔風后受圖方州始定蓋世遠莫得而傳至若聖人作易仰以觀天因吉凶而得象俯以察地卽圖書而作則所謂圖者山川險易星土分合之圖是也所謂書者貢賦多寡九等之書是也圖之繫以河書之繫以洛則以天地之中實在河洛之間其中南北高深之故聖人所則猶之吉凶之象聖人所法蓋不離乎周官之載者近是漢人雜於緯候於是以馬毛之旋龜文之折浮河溯洛者當之果爾則吉凶之垂亦當爲隕石之屬而後可摹擬以入易乎惟其爲典籍之最重者故顧

命與大訓竝陳東序宋人愈遠愈失以繫辭五行生成之數列爲圖以九宮數列爲書無惑乎窮經之士之曉曉焉且夫圖書厯有原委穆王大朝黃山披圖視典而蕭何得秦圖書以具知天下之要孔安國爲博士具見圖書以注遺經卽武皇亦據圖書以知河源班固亦本圖書以成地志蓋皆河洛之舊本也典午以降周秦祕書旣絕司空裴秀按漢人括地諸雜圖粗具形似不爲精審於是作禹貢地域圖一十八篇其體有六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圖學之大槩略具於此而以二寸爲千里唐賈耽作海

內華裔圖從三丈三尺廣三丈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宋
之祥符李宗諤亦嘗作圖其後稅安禮亦作地域指掌
圖元則臨川道士朱思本作輿圖參之梵人帝師之祕
圖與宋舊圖互譯而成蓋用功十年而自謂無憾今世
之所存者屬有此本而亦多爲明人轉相增竄名以己
圖獨計程畫方之法猶遵其舊耳明嘉靖中山陰周繼
志地圖極爲世所稱縱八尺橫二丈每方百里今已鮮
足本三古圖書之精意誰克紹之且夫圖學固難而其
中以星分合方域爲尤難自古學失傳康成謂堪輿所
載皆非周禮之法而自漢志而後有以十二分野配十

二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諸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者有以北斗七星配七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禹貢二十八山者有自邶鄘諸國而下皆配之者其說之支離誕妄莫可究詰明初亦有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不過以舊說附會而已孰若

聖祖皇帝陋術數之妄傳成函夏之通譜上參夫萬五千里之升沈下綜夫千八百國之廣袤蓋先聖先王河洛之傳由此代興以臣所見賦此圖者大都侈張版章之四闢而至於著作之精則莫有能爲之發揚者乃拜手稽首而爲之辭

蓋聞神禹敷土功成四宅厥有大章豎亥以步八極由
來天壤之廣大雖上聖不能以懸測苟非目驗無以登
史官之籍也然彼其察地而觀天如芋區而瓜副既求
合于寰海之綜羅復取必于豪芒之備悉斯則雖轍跡
之徧周或不能窮其界畫古人曰遠精義難詳分辰渺
渺分野茫茫祝融顓頊之墟特其略臺駘閼伯之籍且
漸亡裨竈梓慎之言不可究費直劉向之說誰最長而
況乎窮騶生之瀛海申郭璞之大荒固宜南人則駭夫
盤屋北客則昧夫浦陽是以後有作者多走且僵
神聖挺生苞符有曜蒼精孕靈黃牙扶輿上契昊穹下

諸富媼九野三辰捫匄可照六狄五戎梯航畢到漢典
唐經藐不足道乃以

睿謨而成

鴻裁本周髀之微言通泰西之障礙方田方程之術雖
遙平方立方之旨未晦九章可乘六壑不害三隅所反
五曹已在歷數旣以肉貫鼎輿圖亦連珠入琲隸首運
籌商高經界桑欽郭璞測其原闕駟酈元別其派婆羅
門通其郵利瑪竇觀其會張騫探源元裝志槩以中西
會通之
算計地里故雖窮鄉僻社無爽武者從古所未有誰謂
至掃除前人分野之說但依度而推則尤爲不刊星遠可算而備誰謂津遠可計而逮量天則垣次立成

度地則疆理罔戾旣盡掃夫蒼帝赤帝白帝黑帝之支
分遂遍歷夫深土升土成土信土以行邁中以爲輿邊
以爲蓋乃益信夫天之乘風而浮地之得水而載今夫
暘明幽昧之度最不齊山川原隰之區亦多隔內衡中
衡外衡之程各分南洲中洲北洲之勢互易或以順舒
或以逆闢左寒而右涼者天之所虛右熱而左溫者地
之所厄兩遙而一近者廣無可裁兩近而一遙者輪無
可益是皆良工之所臨卷而經營者也而乃方員肖其
區盈縮協其度從橫當其程施受諧其勢三百六十度
爲大圓三十有二篇爲分注析之如碎金之各致其精

合之乃完璧之共成其聚一鄉一亭之罔遺一關一隘
之有據不須屑屑於五洲底事區區於兩戍三條之脈
未該九邱之文如遇三十二圖合之可爲一圖分之雖
一府亦可爲一圖其細如繭絲真
神手也天門更無上可尋地戶更無旁可覩斯真曠千古
而誰同抑亦俟百王而莫具且世亦烏知夫

先皇觀察之神也耶在昔萬機之暇游心經苑石渠燕
御折衷譌舛太乙之藜榮光高遠汝羲朕虞各秉斑管
數言之出彝訓所選試舉一二天驚石轉彼夫堯典分
州以十二而遼海羈管于東青越海爲境民莫能名亦
粵後王分州曰營有周并合以幽同稱兩漢而降分州

曰平其于度屬之故終弗能明也不知導山有原一氣

煙燼長白之峰岱宗所因旁皇乎舊都斜出乎析津乃

飛渡於金復之島膠萊之滑帝出乎震人生乎寅惟彼

太宗之自出所以爲六嶽之君斯其神悟誰克敷陳

發自長白山斯上古青州之所以統轄三韓也榕村李氏
欲申明聖諭而不得其說不知原在舜典中有之

出震生寅御製東嶽廟對句也大江之出舊曰岷山或者疑之莫配

河源乃指金沙諸水以臆爲言荒荒徼外安所覽旃不

知出于河源之西遠在諸番金沙諸水次第歸焉若其

阨塞乃在黃勝之關

卽岷山

蓋自西師告捷使節嚶嚶古

所未至盡于極邊而後探討罔不了然三危苗裔諸說

紛綸昆明居延人各有云不知出乎甘肅直接滇雲瓜
沙西峙緬甸南分當年吐番之建節鐵橋所屯三藏鼎
足以相爲鄰斯卽三危得所未聞

三危卽今西域之三藏番僧實苗民之裔

聖諭兼取證于佛經其博也

乃若俄羅遠絕奉我王路始獻輿圖

古所未覩其去北極不過廿度爰識鼯鼠格物之助是
則因會同之閒情參要荒之掌故廓千古之見聞而正
昔人之譌誤者也于古鴻蒙蕩析神禹甸之于今海宇
清晏

聖主闡之皇皇是圖精深簡練斯爲寶書二儀永奠自
古有作輸茲盡善聚米可觀畫沙可踐獨憐小臣披圖

易眩俯察未能揜卷三歎以藏

清廟以陳明堂以頒太史以詔職方又何藉乎馬毛又
何藉乎龜文懸之河洛上燭蒼旻括地之象推度之占
方斯蔑矣應自媿爲小言之詹詹也

國書賦

有序

國書之作超出前代女真蒙古諸種者以其與等韻古法盡符斯爲神籟然不讀

聖祖御製音韻諸論不知也同館多有習此者相約賦之媿其文不足稱也

粵若陰陽立天剛柔立地一闢一翕而律以生一唱一和而呂以比或旋發而遽收或先開而後閉斯化育之神機日流行而不滯是以其音有七其聲有四聲以爲經音以爲緯經以縱行緯以橫綴子母互權各從其類然而羣生蚩蚩誰啟其祕一生史皇再生倉帝雨粟扶

雲靈徵可紀誰爲法苑別傳職志曰梵曰盧有長有次
語近不經事非所自但其肇始實分門例右旋左旋岐
其趨下行旁行殊其勢或就聲而借或卽音而備任聲
則字以多而始通任音則字雖寡而可會或正錯以成
文或偏纏以立體文則極變蕃于點畫體則分屈曲於
比議各擅專長竝臻精詣豈知婆羅門之傳日以謬反
覺許叔重之徒有未逮試觀三十六字之可循遂屬一
十四部所不廢是以切韻之行竟成象類之髓斯則耳
根目根之功德或不能不參之西竺以舉其大致而通
儒夾漈之徒皆爲畱意者也然而屬國之風土不一故

其文亦不齊不見夫鴻臚所掌翰林所司鐸衮信寧所
共作谷神合刺所分摘八思巴所專造畏兀兒所兼施
勃海所通隸夏州所別垂驢胥所肖蓮葉所釐符篆所
象半隸所規其種錯出其狀紛披試尋舊籍以及殘碑
蓋王會圖中之變態差足擬其奇也揆之古法非盡無
稽特其所至有合有離

外蕃諸書亦閒有與古韵合者世多弗知

知元符之

所鍾必有待于昌期至我

國書始克應之在昔風雲初起制作堂堂赤文綠字迭

貢其祥惟兩文成不亞朱襄

一日達海一日額爾德宜皆榜式制字者

或作

或述接武擅場治官察民王廷以揚直追古初精意渾

茫如蟲如鳥以發天光時則長白之山兀兀鴨綠之江
泱泱互嶢屹而鏗鎔効神助而呈寒芒博討於一合再
合三合四合之旨上參夫二體六體八體十體之長汗
流次仲空傲嬴皇雙翩匆匆遁逃何方其綱三十可舉
其目二百可張爰布九垓以訖遐邦用書

制誥兼摹印章極之奏疏幡信無往不臧乃命詞寮部
帙必良以編

日講史則紫陽更有文鑑石渠之藏設科取士上擬漢
唐有如說文字林莫敢謬忘館閣新進亦復無荒然而
其中輿論則欲家諭戶曉而未遑也迨夫